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

八十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六十六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一

柔兆泥灘一年石氏自代北從晉王起太原既又以太原起事而得中原太原治

晉陽契丹遂以晉命之故國號為晉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

諱敬瑭姓石氏其父梟換雞本出於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姓石不知其得姓之始五代會要曰晉既得

天下祖衛大夫石碣

天福元年

是年十一月方改元即位

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

元帥府

吳命徐知誥為大元帥見上卷上年冬十月

以幕職分判吏戶

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丁未唐主立子重美為雍

王

雍於用翻

癸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

唐主以生日為千春節五

代會要曰帝以唐光啓元年正月十三日生既以晉元紀年故書潞王為唐主

晉國長公

主上壽畢辭歸晉陽

上時掌翻

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

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丙午以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肩孫性謹懦中書事多凝滯又罕接賓客時人目為三不開謂口印門也石敬瑭盡收其貨之

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

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

唐主好與近臣夜語見上卷上年從千容

翻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釋萬一失歡何

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

琦曰

李崧時與呂琦同入直

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

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

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薊刺等未獲故

和未成耳

贊華契丹主阿保機長子也來降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求薊刺見三年契丹

母謂述律后也

今誠歸薊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

緡遺之

遺唯季翻

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

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

謀之

相息亮翻

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

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

言什省其九

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

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捃拾以供之

捃居運翻

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

唐自太宗以宗室女為公主下嫁諸蕃謂之和蕃公主其後回

紇有功於中國至屈帝女以女之

因誦我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

意遂變

我昱唐人也能詩漢元帝以王昭君嫁匈奴後人憐之競為歌詩以言其事

一日急

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弃之沙漠

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

養士謂養兵也言其欲割養兵之財以和蕃

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

浹即協翻

曰臣等志在竭愚以

報國非為虜計也

為于偽翻

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詎責

不已

詔古候翻又許候翻

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

朕為人主邪琦曰臣等為謀不臧願陛下治其辜多拜

何為

治直之翻

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

罷使出就所舍

自

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

復扶又翻

丁巳以琦為御史中

丞蓋疎之也

呂琦為唐主所親事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御史中丞居外朝不得入直

禁中故
曰疎

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為太尉副元

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馬徐玠為元帥府左右司

馬 閩主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為皇后即李春尊

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

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煦吁句翻言其收衆

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蒙州本漢蒼梧

郡之荔浦縣隋分荔浦置隨化縣唐武德四年改為立
山於縣置荔州尋改為恭州貞觀八年改為蒙州州東

蒙山山下有蒙水人多性蒙故也宋
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屬昭州 希範命其弟武安

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

杲懼其母華夫人

華戶化翻

逆希範於全義嶺

全義嶺在桂州全義縣即

始安嶺也

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

治直吏翻

煩殿下親

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洒掃掖庭以贖希杲罪

灑所買翻又所賣翻掃素早翻又素報翻

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

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

治直吏翻行下孟翻省悉景翻無他言無它故也

漢兵

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為希範殺希杲張本

高從誨遣使

奉牋於徐知誥勸即帝位

高從誨以區區三州介居唐吳蜀之間利其賞賜所向稱

臣諸國謂之高賴子其有以也夫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

陳羸疾

羸倫為翻

乞解兵柄移它鎮

兵柄謂北面馬步軍都總管之任

帝與

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暉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

為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

請急請告

也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

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

諺魚變翻斷丁亂翻

羣臣各為身

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

耳不若先事圖之

先悉薦翻河東事情凡在清泰朝野之人誰不知者其所以重於言重於

發懼言之則發大難之端在已而無以善其後耳清泰主鬱鬱于此久矣薛文遇一言當心遂決然而不顧

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

先悉薦翻

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

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

御筆親除付外行者謂之除目其經

宰相奏擬而行者亦謂之除目

辛卯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

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

宋審虔從唐主起于

鳳翔故欲以之代敬瑭

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

兩班謂文武官

班

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

署趣敬瑭之鄆州

趣讀曰促天平節度治鄆州鄆音運

敬瑭疑懼謀於將

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代除

唐主此言當在

即位之初敬瑭入朝遣還鎮時也

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

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

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

兵於我我則改圖耳

觀敬瑭此言則求援於契丹者本心先定之計也桑維翰之言正會

其意耳

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

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

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

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

稱舉也

帝

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

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

縱之深淵邪

古語有之魚不可脫于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

然卒以河東復授

公

卒子恤翻復扶又翻

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

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

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

首式又翻

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素

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

契丹牙帳自明宗長興三年屯捺刺

泊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

成敬瑭意遂決先是朝廷疑敬瑭

先悉薦翻

以羽林將軍寶

鼎楊彥詢為北京副留守

寶鼎縣屬河中府漢之汾陰縣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

祀汾陰獲寶鼎由是更名九域志宋大中祥符四年改寶鼎為榮河縣在河中府北一百里

敬瑭將

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

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

輩勿言也

按薛史稱楊彥詢為人沉厚當以此得全

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

立奏敬瑭反

并潞二鎮接壤故知其事而先奏之

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

祀請傳位許王

許王從並明宗之子也

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荅

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

謂敬瑭盡殺閔

帝從騎獨置帝于衛州也事見上卷清泰元年鄂王即謂閔帝潞王入立以太后令降閔帝為鄂王

許王

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

兼太原四面排陳使

陳讀曰陣下同

河陽節度使張彥琦為馬

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為馬軍都指揮

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為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

上將軍武廷翰為壕寨使

相息亮翻
監古衙翻

丙午以張敬達為

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為副部

署

為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張本

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

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

遠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

漢置千乘國後改樂安郡

隋廢樂安郡置千乘縣唐屬青州九域志千乘縣在青州北八十里乘繩證翻

張敬達將兵三

萬營于晉安鄉

晉安鄉在晉陽城南薛史晉安寨在晉祠南

戊申敬達奏西

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

弟子也敬瑭與之有舊

安氏羣從與石敬瑭本皆代北人

先是雄義都

指揮使馬邑安元信

先悉薦翻馬邑縣屬朔州

將所部六百餘人戍

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

公長者

說式芮翻石敬瑭加中書令故稱為令公長知兩翻

舉事必成公何不潛

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

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

掠百井奔晉陽

帥讀曰率

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彊

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

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

貴者且不自保

石敬瑭身為帝婿可謂親矣官為中書令建節總兵專制北面可謂貴矣况

疎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

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

歐史安重榮為振武巡邊指揮使

帥

步騎五百奔晉陽

帥讀曰率下同

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為

寧國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石敬瑭既不受代故使宋審虔領節

掌宿衛審虔唐主鎮鳳翔時牙將

天雄節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

驕縱

劉延皓唐主后弟

奪人財產減將士給賜宴飲無度捧聖

都虞候張令昭因衆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癸丑未

明帥衆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亂兵大掠令昭奏延

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以撫安士卒權領軍府

臣以

當作已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貶皇后為之

請

為于偽翻
史唐餘錄歐陽史皆云延皓后之弟應州人也延朗

考異曰廢帝實錄延皓皇后之姪按薛

宋州虞城人也獨廢帝實錄云后姪今不取

六月庚申止削延皓官爵歸私

第辛酉吳太保同平章事徐景遷以疾罷以其弟景

遂代為門下侍郎參政事癸亥唐主以張令昭為右

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

調徒
鈞翻

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

實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甲戌以

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為天雄四面行營招討

使知魏博行府事

魏博恐當
作魏州

以張敬達充太原四面招

討使以楊光遠為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為天雄

軍四面行營副招討使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

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民間井中弟沂州

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
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

重直龍翻從才用翻

考異曰薛史七月己丑誅右衛

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瑋之子也廢帝

實錄云石諱妹男尚食使重义供奉官重英與薛史不

同按重义敬瑋子即位後為張從賓所殺實錄誤也廣

本英作殷

今從之

并族所匿之家

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

還

四月至桂州七月方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雲州步軍指揮使桑遷奏應

州節度使尹暉逐雲州節度使沙彦珣收其兵應河東

丁酉彦珣表遷謀叛應河東引兵圍子城彦珣犯圍走

出西山據雷公口明日收兵入城擊亂兵遷敗走軍城復安是日尹暉執遷送洛陽斬之 丁未范延光拔魏

州斬張令昭詔悉誅其黨七指揮 張敬達發懷州彰

聖軍戍虎北口

虎北口在汾水北彰聖軍本洛城屯衛兵也先是分屯懷州又自懷州發赴張

敬達軍前敬達又發之戍虎北口

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

丙辰詔盡誅其家 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

間古范翻

使疏吏翻時張敬達在代州雲應兩鎮亦不從敬瑭故遣使從間道趨契丹帳

令桑維翰草表

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

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

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

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

他日卒如

劉知遠之言為契丹入中國張本

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

喜中國有釁之可乘也

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

其母即述律太后

今果

然此天意也

自是之後遠滅晉金破宋至大元奮起幹

益寧南盡交廣至於海外皆石敬瑭捐割關隘以啓之也其果天意乎

乃為復書許俟仲

秋傾國赴援

俟秋高馬肥而後進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為天雄

節度使李周為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癸亥應州言

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

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

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

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為持久

之計無它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

間古覓翻使疏吏翻

經畧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

易以政翻用兵之計攻城最下以敬

瑭知遠之守又有契丹之援而敬達欲以持久制之宜其敗也

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

而賞之 戊寅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為東北面副招

討使以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 唐主使端明殿學士

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

犒苦到翻

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

下幸寬宵旰

旰古按翻

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

之令入可一戰破也

楊光遠之計狃王晏球定州之勝欲縱之令入而與之戰殊不知戰

無常勝而關隘不可不扼也尋而契丹徑入唐兵一戰而敗遂為所困矣

帝甚悅帝聞契丹

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

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

復扶

又翻壞音怪史言天方相
晉張敬達無所施其力

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契若

丹之援不至
晉不能支矣

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

武谷而南

楊武谷在代州崞縣薛史陽武谷在朔州南
考異曰代州今有楊武寨其北有長城嶺

聖佛谷今從漢高
祖實錄作揚武

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

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

九域志代州南至忻州一
百六十里忻州南至太原

一百四
十里

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

誘音
酉

審琦洺州人也辛

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

陳讀曰陣下同
考異曰按幽

州北山口名虎北口亦名古北口此在太原而云陳於
虎北口又云歸虎北口蓋太原城側別有地名虎北口

也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

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

唐兵自南來攻晉陽故謂之南軍

請俟明日

議戰未晚也使耆耒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苻彥

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

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

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

被皮義翻羸倫為翻汾曲

汾水之曲也

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岍而進契丹伏兵自東

北起衝唐兵斷而為二步兵在北者多為契丹所殺騎

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

死者近萬人

近其
斬翻

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

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

敬瑭盡殺之

唐兵雖敗其衆尚彊劉知遠
懼降兵復叛歸故勸殺之

是夕敬瑭出

北門

出晉陽城
北門也

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

晚

以前此未識面故然亦必石敬
瑭之氣貌有以聳其瞻視也

敬瑭問曰皇帝遠來

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

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

斷音短雁門有東陁西陁之
險崞縣有陽武石門之隘

伏

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

使張敬達等果知出此豈有晉安之困哉

使人偵

視皆無之

偵丑鄭翻

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

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

言當乘初至之銳而

用其鋒也

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

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壬寅敬瑭引兵會

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

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

長直亮翻厚戶茂翻索昔各翻吠房廢翻跬犬

崇翻半步也又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

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

匹四顧無所之

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若張敬達等能于圍落未合之時勉諭將士竭力致死

決戰勝負未可知也

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

復扶又翻

唐主大恩遣彰聖都指揮使苻彥饒將洛陽步騎

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

二萬由青山趣榆次

青山即邢州青山口也趣七喻翻

盧龍節度使東

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兵出契

丹軍後

欲使趙德鈞自飛狐道出代州以斷契丹之後

耀州防禦使潘環糾合

西路戍兵

糾與糾同說文繩三合為糾故凡合集兵衆者謂之糾合集西路戍兵謂蒲潼以西諸

道戍兵也

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

於柳林

柳林當在晉安寨南

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

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

雍於用翻

陛下目疾未平未可遠涉

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聞之頗

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帝行帝

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

排衆議首用卿

相息亮翻文紀唐主清泰元年四月即位七月相盧文紀

今禍難如

此難乃旦翻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已酉遣

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苻彥饒軍赴潞州為大

軍後援

大軍謂晉安寨之軍監古街翻

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

推戴事見上卷

清泰元年驕悍不為用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束之以法

悍下罕翻

又侯旰翻兵驕而不為用與無兵同潞王以驕兵推戴而得天下亦以驕兵不為用而失天下固其宜也帝

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略盧文紀

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

久留晉安大寨甚固况已發三道兵救之

謂范延光趙德鈞潘環三

帥之

河陽天下津要

北兵犯洛須自河陽渡河故云然

車駕宜留此鎮

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

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

趙延壽時為樞密使欲求解而未敢

因曰

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言者澤州刺史劉遂

凝鄴之子也潛自通於石敬瑭

應順初劉遂雍以長安拒王思同而迎潞王者

亦劉鄴之子也是其兄弟隨時反復以求祿利白晝攫金見金而不見人者也

表稱車駕不可

踰太行

行戶剛翻澤州當太行之道

帝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

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

須昌即九域志鄆州所治之須城縣蓋後唐避李國昌諱

改須昌為須城而歐史與通鑑則仍舊縣名而不改也

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

龍兵來赴難

難乃旦翻

宜遣延壽會之庚戌遣樞密使忠武

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

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為北面行

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團柏谷

帥讀曰率從才用翻九域

志太原府祁縣有團柏谷

思立晉陽胡人也帝以晉安為憂問策於

羣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

唐如意元

年分安次縣置武隆縣景雲元年改曰會昌天寶元年
改曰永清屬幽州匈奴須知永清縣在幽州東南一百
七十里舜以龍為納言子孫以名為氏又或以為秦龍
氏之後項羽將有龍且漢有龍伯高李贊華契丹主之

兄也明宗長興元年來降賜姓名時在洛陽

今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

欲

范延光趙德鈞分兵送之

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

有內顧之憂

露檄者欲使契丹知之觀他日契丹迷律太后責趙德鈞之言則龍敏之策為可行

唐主惜不用耳

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

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帝憂沮形於神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

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李嗣源舉兵向洛則莊宗為之神色沮喪石敬瑭阻兵拒命則

潞王自謂使之心膽墮地何平時之臨敵甚勇一旦乃惴怯如此也蓋莊宗之與明宗潞王之與晉祖皆同出

入兵間內揆其智力無以大相過而乘時用勢偶有不相及者則其氣先餒故也

冬十月壬

戌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

將即亮翻

又發民為兵每七

戶出征夫一人

考異曰薛史云十戶今從廢帝實錄

自備鎧仗謂之義軍

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

郎萬金當

時勇將也

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

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

亂取中原

趙德鈞之志圖非望亦見潞王得之之易也

自請救晉安寨唐主

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

鈔楚交翻

德鈞請將銀鞍契

丹直三千騎

趙德鈞在幽州以契丹來降之驍勇者置銀鞍契丹直

由土門路西

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

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

人也德鈞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董溫

琪時鎮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

吳兒谷在潞州黎城東北涉縣西南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

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

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

與德鈞合乃止 漢主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劉濬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濬崇望之子也

劉崇望
相昭宗

十一月

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
以趙延壽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
礪為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為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
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
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
湯

歐史西湯作西唐
薛史作西唐店

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呂琦賜德

鈞敕告且犒軍

賜以諸道行營都統
敕告也犒苦到翻

德鈞志在併范延

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

趣讀日促

德鈞乃引兵北屯團

柏谷口

癸巳吳主詔齊王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為

西都

前坊州刺史劉景巖延州人也多財而喜俠

許喜

記翻交結豪傑家有丁夫兵仗人服其彊執傾州縣彰武

節度使楊漢章無政失夷夏心會括馬及義軍漢章帥

步騎數千人將赴軍期

夏戶雅翻
帥讀曰率

閱之于野景巖潛使

人撓之曰契丹彊盛汝曹有去無歸衆懼殺漢章奉景

巖為留後唐主不獲已丁酉以景巖為彰武留後

撓呼高翻

撓亂之也史言徵發過甚強人以其所不堪適足為州里姦豪之資

契丹主謂石敬瑭

曰吾三千里赴難

難乃旦翻

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

原之主也

契丹主初來赴難石敬瑭出見之於晉陽北門此時固得之眉睫間矣及圍晉安軍中旦

暮見審之既熟然後發此言然味其言不徒取其氣貌又取其識量則其所謂觀者必有異乎常人之觀矣

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者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

之

復扶又翻

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

授之

石敬瑭蓋以北服即位

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

考異曰廢帝

實錄閏月丁卯胡立石諱為天子於柳林誤也今從晉高祖實錄薛史契丹冊文

割幽薊瀛莫

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

儒州領晉

山一縣武州領文德一縣武州唐志有之儒州蓋晉王鎮河東所表置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以興唐軍置寰州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余謂鴈門以北諸州弃之猶有關隘可守漢建安喪亂奔陘北之地不害為魏晉之疆是也若割燕薊順等州則為失地險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也久矣薊音計媯居為翻薊紆勿翻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已亥制改長興

七年為天福元年

此清泰元年也而以為唐明宗長興七年以潞王為篡也

大赦敕

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為翰林學士

承旨戶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

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為侍御

史知雜事節度推官白水竇貞因為翰林學士

白水縣屬同州

宋白曰白水縣漢栗邑又為漢衙縣春秋彭衙地後魏和平三年分澄城置白水縣南臨白水因名九域志在

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軍城謂河東軍城晉陽受圍之時劉知遠為都巡檢使

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

指揮使延廣陝州人也

陝失冉翻

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契

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

束以備倉猝遁逃

重直用翻暝莫定翻觀契丹在虎北口其所以自為備者與夫詐趙德鈞

之事其畏中國之心為何如哉

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

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

為延壽求成德節度使

偽為于翻

曰臣今遠征幽州執孤欲

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接

言延壽在常山則左可以應接薊門右可以應

接團柏

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俟賊平當如所

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州何

意也苟能却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

但恐犬兔俱斃耳

戰國策曰韓子盧者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銳者天下之狡兔也盧逐銳環

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死于前犬廢于後田父見而并獲之

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延

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

於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

使疏吏翻為于偽翻好呼到翻說式

芮其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

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

見兵謂其父子見統之兵也見賢遍翻

與契丹為

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

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

邀其歸路

山北諸州謂雲應寰朔等州

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

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

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

忠不信

趙德鈞封北平王故稱之言其不忠於唐不信於契丹也

畏大國之彊且素

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歿狗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

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

秋毫之末言至細也

弃垂成之功乎且使

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

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

敵乎

齧魚結翻

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

曰吾非有渝前約也

渝變也前約謂使晉帝中國

但兵家權謀不得

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

屬之

奈何二三其命

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曰一年之間或

予或奪二三孰甚焉

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

為于偽翻

跪於

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

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龍敏謂前

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

待君獨無憂乎懿為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

為于為翻

敏

曰我燕人也

龍敏幽州永清縣人

知德鈞之為人怯而無謀但於

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

朝廷不肯為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

近其新翻

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

虜騎入晉安寨

郎萬金當時勇將也自介休山路達平遙則可得而至晉安寨將即亮翻冒莫

北翻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

重直龍翻

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團柏雖有鐵障可衝陷

况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

矣

龍敏之策非不可行也其如兵驕而不可用何唐主老於行間盖亦有見于此

丹州義軍

作亂逐刺史康承詢承詢奔鄜州

九域志丹州西至鄜州一百七十五里鄜

芳蕪

晉安寨被圍數月

是年九月晉安寨被圍被皮義翻

高行周苻

彥卿數引騎兵出戰

數所角翻

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

削柿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

柿方肺翻斫木札也木札已薄更削

之使薄使馬可啗淘糞者淘馬糞中草筋以飼馬飼祥吏翻啗徒濫翻禿他谷翻

死則將士分

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

歐史曰張敬達

小字生鐵

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

宗及今上厚恩

歐史張敬達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屢遷彰國大同節

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故敬達自謂受厚恩也然明宗置武信軍於遂州尋為孟知祥所陷張敬達未嘗往鎮晉得中國始改長安為晉昌軍歐亦考之未詳也通鑑前書敬達自建雄節度代敬瑋建雄軍晉州也歐史誤以為晉昌耳又不知武信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

緣何而誤降戶江翻

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執窮則諸軍

斬我首

軍當作君

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為晚也

史言張敬達之志節

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
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
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
討使營甲子高行周苻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
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

帥讀曰率

契丹主素聞諸將名

皆慰勞

勞力到翻下詔勞同

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

北人謂南人為漢大惡猶今人謂桀烈者為得人憎也王昭遠所謂惡小兒亦此意不用鹽酪啗

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慙契丹主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

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

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

近其斬翻

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

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

語牛倨翻而汝也

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

惋鳥貫翻

帝以晉安已降

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詔勞

北軍

北軍謂鴈門以北諸州固守之軍

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

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

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奔鎮州

自五臺縣東南至鎮州三百六十里即取飛狐

路也帥讀曰率下同

將行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之琦

曰家國如此何為復相屠滅

復扶又翻

乃帥州兵趣鎮州

州兵

忻州兵也趣七喻翻

審琦遂降契丹

契丹主謂帝曰桑維翰盡

忠於汝宜以為相丙寅以趙瑩為門下侍郎桑維翰為

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光

遠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

以楊光遠殺張敬達以晉安寨降故擢用之

以

劉知遠為保義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帝與契

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

謀事為咨

今北人以咨為重自行臺行省移文書於內臺內省率謂之咨

契丹主令帝盡出諸子

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為子貌類帝

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

京留守

契丹主知重貴之可異日景延廣果立之然所謂可者言於帝諸子中為可耳契丹主固窺之

矣

太原尹河東節度使

以留守為尹為帥循唐之舊制也

契丹以其將

高謨翰為前鋒與降卒皆進

降卒唐晉安寨之兵也

丁卯至團柏

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苻彥饒張彥琦劉延朗

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已巳延朗在

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楊光遠降衆議以天雄軍

府尚完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

天雄軍在太行山之東

車駕空

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延光善

時范延光鎮魏州

召崧謀

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

李崧薛文遇同在直文遇不知獨召崧以為並召也故繼崧而至

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

躡尼輒翻

文遇乃去唐主曰我

見此物肉顫

顫之賤翻肉寒動為顫

適幾欲抽佩刀刺之

幾居希翻刺七

亦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

唐主得薛文遇於起事之初及

即位使之豫謀沮李崧等和契丹之計及贊唐主移鎮天平皆文遇為之也今事敗而歸咎焉

崧因

勸唐主南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

北軍
謂趙

德鈞苻彥饒等
屯圍柏之兵

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

禁之

門者洛城
守關者也

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

難乃
旦翻

未

能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

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

還從宣翻重美
之識度蓋亦異

乎庸常卒之父子俱歿自古以來負
才識而不得展以歿于多難者多矣

壬申唐主還至河

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

河陽有南北中潭三城
守南北城所以衛河橋

張延朗

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

延壽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

騎東還漁陽

賽先代翻帥讀曰率漁陽即謂幽州唐人多言之安祿山反於幽州南向京輔白居

易歌之以為漁陽
輦鼓動地來是也

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

使還潞州先
供頓以待軍

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

大王鄉曲

趙德鈞封北平王故高行周稱之為大王德鈞幽州人行周媯州人皆燕人也故云鄉曲

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與

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

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

以其欲爭為
帝恨之也

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

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

潞州西郊

也

凡三千人遂瑣德鈞延壽送歸其國

瑣與鎖同

德鈞見述

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

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

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

言德鈞舉兵往太原欲從契丹主求為帝耳何乃妄

言奉唐主之命邪

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

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

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

徐圖

謂徐圖為天子也

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

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

復扶又翻

俛音免以正義責之故不能對

又問器玩在此

謂德鈞所齎以獻者也

田宅何在

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

然則又何獻焉

此即魏王繼岌留王宗弼所獻謂此皆我家物之意

德鈞益慙自

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

主復以為翰林學士

張礪唐明宗時為翰林學士唐主遣礪督趙延壽進軍于團柏由是

與延壽俱入契丹卒以病中國

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

屬之欲翻

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

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思我令太相溫將五

千騎衛送汝至河梁

按吐蕃契丹皆大太相河梁即河陽橋考異曰廢帝實錄作高謨

翰范實陷蕃記作高模翰歐陽史作高牟翰蓋蕃名太相溫漢名高謨翰今從晉高祖實錄

欲與之

渡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

聞音問

有急則下

山救汝

下山下太行也

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

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

貂出於北方黑貂之裘南方猶可致白貂

之裘南方鮮有之陸佃埤雅曰貂亦鼠類緝毛者也其皮煖於狐貉衣於既翻贈良馬二十匹

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

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弃也初張敬達既出師

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河中府河東縣有歷

山薛史高漢筠齊州歷山人當從之張敬達以晉州帥出專征太原故使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

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衆攻漢筠於府署帥讀曰率漢筠開

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從千容翻朝直遙翻下同

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

義不為亂首死生惟公所處

處昌呂翻

承肇目左右欲殺之

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

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

高漢筠蓋自晉州出舍口

至河陽而帝自太行南下故遇諸塗

曰朕憂卿為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

苻彥饒張彥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天下

河水復淺

復扶又翻

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已丑唐主命河陽

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

浮梁

斷音短

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昭

信節度使李贇華於其第

李贇華契丹主之兄故殺之

已卯帝至

河陽萇從簡迎降舟楫已具

唐主雖斷河梁而萇從簡具舟楫以濟晉兵降戶江

翻

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

彰聖軍蓋留戍河陽者

帝釋之使復其

所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符

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

騎至白馬阪行戰地

白司馬阪也在洛陽北史逸司字行下孟翻

有五十餘

騎奔于北軍

此北軍謂晉兵從太原至河陽者也

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

可戰誰敢立於此

言人心已離也

乃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庚辰唐主又

與四將議復向河陽

四將即謂宋審虔等四人復扶又翻

而將校皆已飛

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

澠彌充翻

辛巳

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

寶登玄武樓自焚

年五十一宋審虔與唐主起事於鳳翔親將也故與之俱死雍於用翻

皇后積薪欲燒宮室

此皇后謂唐主劉皇后

重美諫曰新天子至

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

重勞直用翻

死而遺怨將安用之

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

太后

曹太后也姑夫謂帝也皇后曹太后之女故王淑妃使之避匿以俟帝來

太后曰吾子孫婦

女一朝至此

子謂唐主孫謂重美婦謂劉后女謂唐主之女

何忍獨生妹自勉

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

陽止于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慰而釋之帝命劉知

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

館古

翻玩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

業

史言劉知遠之才畧

初帝在河東為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

之外盡收取之

唐制諸州財賦為三一一上供輸之京師以供上用也二送使輸送於節度觀察

使府三留州留為州家用度其後天下悉裂為藩鎮支郡則仍謂之留州會府則謂之留使朝直遙翻使疏吏

翻

帝以是恨之壬午百官入見

見賢遍翻

獨收延朗付御史

臺餘皆謝恩

漢馮衍有言在人惡其罵我在我欲其罵人晉祖初入洛而先收張延朗不惟示天

下以編亦非所以勸居官奉職者也既誅又悔之則無及矣

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

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

邪貪猥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平章事馬胤孫樞密使房

暉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居重位不

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

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

九域志河南府河南縣有龍門鎮

數日自

經死劉延朗將犇南山

洛城之南山即伊陽諸山

捕得殺之斬張延

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

閩人聞唐主之

亡歎曰潞王之罪天下未之聞也將如吾君何

史言閩人怨毒

其君十二月辛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溫及契丹兵歸

國追廢唐主為庶人

丁亥以馮道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曹州刺史鄭阮貪暴指揮使石重立因亂殺

之因亂者因中原之亂也史言貪暴之人不唯難免於治世亦難免於亂世

族其家辛卯

以唐中書侍郎姚顗為刑部尚書

初朔方節度使張

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在鎮五

年求內徙唐潞王以為靜難節度使

難乃旦翻

帝與契丹修

好恐其復取靈武

契丹既得燕雲恐其乘勢又取靈武好呼到翻復扶又翻

癸巳復

以希崇為朔方節度使

初成德節度使董溫琪貪暴

積貨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祕瓊為腹心

平山縣屬鎮州本隋

所置房山縣唐天寶末安祿山反玄宗改鹿泉縣為溫
獲鹿房山縣為平山九域志平山在州西六十五里

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

趙德鈞邀董溫琪同救晉安與之俱沒

瓊盡殺

溫琪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

象有齒而焚其身賄也為祕瓊為范延光所殺

張本瘞於計翻

自稱畱後表稱軍亂

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

使楊漢賓焚掠州城

河南官氏志後魏改叱門氏為門氏又有吐門氏改為門氏又有庫

門氏改為門氏校戶教翻

詔贈李蕢華燕王

燕於賢翻

遣使送其喪歸

國張朗將其衆入朝

帝初起事張朗守代州不從將即亮翻

庚子以

唐中書侍郎盧文紀為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陽周瓌

為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

稱尺證翻

寧

以避事見弃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

帝聞平盧節度

使房知溫卒遣天平節度使王建立將兵巡撫青州

以虞

變也將即亮翻下同

改興唐府曰廣晉府

後唐改魏州為興唐府晉興又改為廣晉

府以易世而易府名也

安遠節度使盧文進聞帝為契丹所立

自以本契丹叛將

盧文進自契丹來奔見二百七十五卷明宗天成元年

辛丑奔

鎮奔吳

九域志安州東至黃州四百里東南至鄂州三百六十里黃鄂皆吳土也

所過鎮戍

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

徐知誥以鎮南節度

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

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太恩

周本所言

先王謂楊行密也帥讀曰率

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

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

兩強其翻

不得已與德誠

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

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

吳楊

行密廟號太祖

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

吳宮謂江都宮妖一遙翻

吳主

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高麗王

建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

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王建得高麗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龍德三年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六十七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二

起疆圉作噩盡著
雍閭茂凡二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

天福二年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

正 考異曰實錄
正月甲寅朔乙

卯日食十國紀年蜀乙卯朔日食
蓋晉人避三朝日食而改歷耳

詔以前北面

招討指揮使安重榮

此以在晉陽圍城中所授安
重榮軍職言也故曰前重直

龍翻為成德節度使時祕瓊自為成德留以祕瓊為

齊州防禦使

祕姓也漢魏之間有南安祕宜

遣引進使王景崇諭

瓊以利害重榮與契丹將趙思溫偕如鎮州瓊不

敢拒命

畏契丹也

丙辰重榮奏已視事

為安重榮以景成德反張本

景

崇邢州人也

契丹以幽州為南京

歐史曰以幽州為燕京參

考趙思溫為留守事則南京為是

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

帝以始鎮河東崧有力焉德之

李崧議以帝鎮河東事見二百七十

八卷唐明宗長興三年

亦不責琦

李崧呂琦建和契丹以制河東之議見上卷上年三月

乙丑以琦為祕書監丙寅以崧為兵部侍郎判戶部

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

之云

語牛倨翻

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自

臍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

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善及趙德鈞敗延光

自遼州引兵還魏州

趙德鈞敗見上卷上年閏十一月范延光屯遼州見上年十月其還

魏州亦必在閏十一月

雖奉表請降

降戶江翻

內不自安以書潛結祕

瓊欲與之為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齊過

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于夏津殺之范為

延光以魏反復以貨為楊光遠所殺張本夏津古鄆縣唐天寶元年更名夏津屬貝州宋以夏津屬北京在京

東北二百五十里夏戶雅翻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帝

不問 戊寅以李崧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

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

徵求無厭厭於鹽翻維翰勸帝推誠弃怨以撫藩鎮卑辭厚

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

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史言桑維翰有益
于石晉草創之初

者如此
賈音古

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

璉力展翻

知誥始

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

先是吳以昇州為金陵府今復更名

牙城

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

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黥人周廷玉為內樞使

黥漢

縣唐屬歙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五
十三里黥顏師古音伊劉昫音磬

自餘百官皆如吳

朝之制

朝直遙翻

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

二月吳王以盧

文進為宣武節度使

宣武軍汴州時屬晉
吳以盧文進遙領耳

兼侍中 戊

子吳主使宜陽王璪如西都

吳以金陵為西都見上卷上年璪子皓翻

冊命

齊王王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

吳越王元瓘之

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珣獲罪於元瓘廢為庶人

錢

元珣得罪之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四年珣音向

契丹主自上黨過雲

州大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還鎮節

度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衆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

於夷狄乎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

之不克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契丹

挺身南歸

漢之金城唐蘭州五泉縣是也唐之金城漢為枝陽縣地涼置廣武郡隋廢郡為廣武縣

唐乾元二年更曰金城屬蘭州按此非蘭州之金城乃應州之金城縣也唐明宗生于代北之金鳳城及即位

以其地置金城縣仍置應州治焉郭崇威蓋以土人為本鎮都將又匈奴須知云應州東至幽州八百五十里金城縣東北至朔州八百里如須知所云應州與金城縣似為兩處南北風馬牛不相及未能審其是又當從涉其地者問之提拔也

契丹主過新州命威塞節度使翟璋斂犒

軍錢十萬緡初契丹主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霫皆役屬

焉

翟直格翻又徒歷翻姓也犒苦到翻霫似入翻

奚王去諸苦契丹貪虐帥其

衆西徙媯州

帥讀曰率

依劉仁恭父子號西奚

東奚居琵琶川西奚徙媯

州依北
山而居

去諸卒子掃刺立

刺來達翻
下拽刺同

唐莊宗滅劉守光

賜掃刺姓李名紹威紹威娶契丹逐不魯之姊逐不魯

獲罪于契丹奔紹威紹威納之契丹怒攻之不克紹威

卒子拽刺立

拽戶
結翻

及契丹主德光自上黨北還

還從宣
翻又如

字

拽刺迎降

降戶
江翻

時逐不魯亦卒契丹主曰汝誠無罪

掃刺逐不魯負我皆命發其骨磴而颺之

磴五對翻
礪也今人謂之

磨颺余
章翻

諸奚畏契丹之虐多逃叛契丹主勞翟璋曰當

為汝除代令汝南歸

勞力到翻
為于偽翻

己亥璋表乞徵詣闕既

而契丹遣璋將兵討叛奚攻雲州有功留不遣璋璋鬱

鬱而卒張礪自契丹逃歸為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曰

何故捨我去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

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戒汝善

遇此人

契丹置通事以主中國人以知華俗通華言者為之宋白曰契丹主腹心能華言者目曰通事

謂其洞達庶務

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復得邪復扶

又翻答彥英而謝礪礪事契丹主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

隱避契丹主甚重之

史言契丹主知重儒者

初吳越王鏐少子

元球

少詩照翻球思聿翻十國紀年作元球今從吳越備史九國志

考異曰晉高祖實錄

數有

軍功

數所角翻

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元瓘立元球為土客

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橫

孟橫戶翻

增置兵仗

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諷元球請輸兵仗

出判溫州元球不從銅官廟吏告元球遣親信禱神求

主吳越江山又為蠟丸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珣謀議

蠟丸

者蠟彈書也作書以蠟丸其外

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球宴宮中

既至左右稱元球有刃墜于懷袖即格殺之并殺元珣

元珣被幽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四年

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珣元球

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

焚其書疏以安反側

光武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二年曹公事見六十四卷獻帝建安五

年今宜効之元瓘從之或得唐潞王脅及髀骨獻之

庚申詔以王禮葬于徽陵南

唐閔帝之葬從徽陵封纔數尺見者悲之潞王葬于

徽陵南見者莫之悲也豈非人心之公是非邪

帝遣使詣蜀告即位且敘姻

好蜀主孟知祥與帝皆後唐之主壻蜀主娶晉王克用姪女帝娶明宗姪女與後蜀主兄弟行也故敘姻好

好呼到翻

蜀主復書用敵國禮

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

內刺史集魏州

天雄軍巡內有貝博衛澶相五州刺史

將作亂會帝謀徙

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

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

唐制三十

里一驛十驛三百里

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

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關東巡汴州 吳徐知誥

立于景通為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溫曰太

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

更工衡翻

徐知誥去名上知字單名誥示不與徐氏兄弟同也

庚辰帝發洛陽留前朔方

節度使張從賓為東都巡檢使 漢主以疾愈大赦

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

長興二年楊廷

藝得交州見唐明宗紀皎姓也

夏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

吳越王元瓘復建國如同光故事

元瓘之初立罷建國事見二百七十八卷

唐明宗長興三年

丙申赦境内立其子弘傳為世子

傅子損翻

以曹

仲達沈崧皮光業為丞相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

丁酉加宣武節度使楊光遠兼侍中

閩主作紫微

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寶皇宮

唐明宗長興二年閩主璘作寶皇宮

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匿

隱吐得翻

五月吳徐誥用宋

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

好契丹

好呼到翻

主亦遣使報之

丙辰敕權署汴州牙城

曰大寧宮

時御史臺奏汴州在梁有京都之號及唐莊宗廢為宣武軍至明宗行幸時掌事者修葺

衙城遂掛梁時宮殿門牌額當時識者或竊非之一昨車駕省方暫居梁苑衙城內齋閣牌額一如明宗行幸之時無都號而有殿名恐非典據竊尋秦漢以來鑾輿所至多立宮名隋于揚州立江都宮太原立汾陽宮岐州立仁壽宮唐于太原立晉陽宮同州立長春宮岐州立九成宮宮中殿閣皆題署牌額以準皇居請依故事于汴州衙城門權掛一宮門牌額則其餘齋閣並可取便為名敕行闕宜以大寧宮為名

壬申進

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意 追尊四代考妣為帝

后

按五代會要高祖璟謚靖祖孝安皇帝妣秦氏謚元皇太后曾祖柳謚肅祖孝簡皇帝妣安氏謚恭皇后祖

昱謚唐祖孝平皇帝妣米氏謚獻皇后考紹雍謚獻祖孝元皇帝妣何氏謚懿皇后若以前史謂皇考名梟振雞推之則四世之名已卯詔太社所藏唐室罪人首聽意皆有司所撰者也

親舊收葬初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嘗事梁均王為內諸

司使至是請其首而葬之

唐藏梁均王首于太社見二百七十三卷莊宗同光元年

史為婁繼英請而不克葬張本

六月吳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 范

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

橫戶
孟翻

符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

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

澶時
連翻

延光

亦思張生之言

張生之言
見上正月

遂從之甲午六宅使張言奉

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

兵度河焚草市

時天下兵爭凡民居在城外率居草屋
以成市里以其價廉功省猝遇兵火不

至甚傷財以害其生也
此草市在滑州城外

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

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

白馬津在
滑州白馬

縣

奉進雲州人也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為魏府

西南面都部署戍戍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

侍衛都軍使即侍衛

諸軍都指揮使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已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

重威將兵屯衛州

五代會要曰天福六年改成德兩軍為護聖左右軍據此則此時已有護

聖軍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

長知兩

范延光

以馮暉為都部署孫銳為兵馬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

西抵黎陽口

黎陽在魏州西南故循河西上而後至

辛丑楊光遠奏引兵

踰胡梁渡

此即史思明所濟胡梁渡也在滑州北岸澶州界薛史天福六年詔以胡梁渡月城為大

通軍浮橋為大通橋

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為端明殿學

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

襄邑

縣屬宋州九域志在大梁東南一百七十里

致書于凝以為切近之職為天

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

負國何凝竒之薦于桑維翰未幾除左拾遺

幾居

誼上

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

好呼到翻

內謹邊備不可

自逸以啓戎心帝深然之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

吳巒遣使間道奉表求救帝為之致書契丹主請之

間古

覓翻陁北諸州皆歸契丹故間道南來為于偽翻

契丹主乃命翟璋解圍去帝

召巒歸以為武寧節度副使 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

為魏府四面都部署

侍衛使即侍衛都軍使史從省文也

張從賓為副部

署兼諸軍都虞侯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

為魏府西南都部署

相州在魏州之西使高行周自潞州將兵屯相州以臨范延光軍

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

自大梁而征魏州為北征薛史

周紀郭威初事李繼韜繼韜誅配從馬直晉祖領副侍衛召置麾下因而得事漢祖

白知遠乞留

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

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

為郭威為劉知遠佐命張本

詔張從賓發

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

河南兵河南府兵也張從賓時為洛陽巡檢使故使發之

延光使人誘從賓

誘音酉

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

節度使重信

重直龍翻下重义同

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

繼祚全義之子也

張全義自唐末尹河南歷唐梁

從賓又引兵入洛陽

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义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

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軍

張從賓雖以張延播知河南府事不使之在府治事而使之從

軍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

之從賓引兵扼汜水關

汜水關以縣名關即虎牢關也詳見辯誤

將逼汴州

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

賓

帥讀曰率

又詔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

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

羽檄縱橫言軍書紛委也從官家屬皆留東都

而從駕在汴根本已拔故恟懼也

縱子容翻從才用翻恟許拱翻獨桑維翰從容指畫

軍事

從干容翻

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

史言

桑維翰能以整暇鎮物

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峯

見賢

遍翻螺盧戈翻

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

吏部侍郎判三司侯官蔡守蒙曰

後漢置東侯官縣隋廢入閩縣唐復置侯

官縣屬福州九域志治州郭下

聞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浮議無

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

及罔冒者勿拒

罔冒謂欺罔偽冒而求官也以事理之所無而欺上謂之罔假它人之所有以

飾偽謂之冒

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為不可閩主

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少為差

為蔡守蒙以賣

官受誅張本

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

堂牒

即今人所謂省劄空名者未書所授人名既賣之得錢而後書填充空苦貢翻

專務聚斂無有

盈厭

斂力贍翻厭於鹽翻又如字

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

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秋七月張從賓攻汜

水殺巡檢使宋廷浩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

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

可輕動帝乃止

史言桑維翰有膽畧晉朝倚以為社稷之固少詩沼翻

范延光

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

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

皆應之

尹暉舉軍降潞王以得節鎮今居環衛則為散官溫韜自唐明宗時受誅其諸子廢棄而婁繼

英子婦溫延沼女也繼英亦居冗散故皆應延光

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

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

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謀人賞獲者殺謀人

汙烏故翻
謀達協翻

禁蠟書勿以聞

不欲知所招誘主
名所以安反側也

暉將奔吳為人所殺

繼英奔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裴從簡盛為之備延

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奔張從

賓繼英知其謀勸從賓執三溫皆斬之白奉進在滑

州

是年六月遣白奉進屯
白馬白馬滑州治所也

軍士有夜掠者捕之獲五人

其三隸奉進其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以其不

先白已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

各有部分

分扶
間翻

奈何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

義乎

符彥饒自以鎮滑州為
主白奉進屯滑州為客

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

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

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

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誼譟不可禁止

從才
用翻

呼火故翻
探音
官操七刀翻

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

為帥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

營

帥讀日率

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

去行宮纔二百里

魏城謂魏州城也時范延光據魏州反九域志滑州南至大梁三百里時

帝在大梁

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奈何不思報國乃欲

助亂自求族滅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

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

復扶又翻

萬所部兵尚有

呼躍者

呼火故翻

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

奉國都虞侯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

甲寅敕斬彥饒於班荆館

左傳楚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出奔聲子遇于鄭郊班荆

相與食而言杜預注曰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其兄弟以班荆名館取諸此也此館必在汴州郊外

皆不問

按符存審諸子皆有材氣而彥卿又為一時名將彥饒不能馭下倉猝成亂兄弟初不通謀罪

不相及古法也

楊光遠自白臯引兵趣滑州

趣七喻翻

士卒聞滑州

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

之降出于窮迫

謂在晉安寨殺張敬達而降也事見上卷上年降戶江翻

今若改圖

真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鎮繼叛

魏范延光孟張

從賓滑符彥饒

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

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

已定內有勁兵壯結彊虜

彊虜謂契丹

鼠輩何能為乎願陛

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

戢則立翻

恩威兼著京邑

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

科條也

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幞

幞逢玉翻釋云帔也

主

者擒之

主者紙錢之主也

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

其直竟殺之

唐法治盜計贓定罪劉知遠嚴刑以威衆欲鎮服其心以折亂萌非可常行于平世

也由是衆皆畏服乙卯以楊光遠為魏府行營都招討

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為河南尹東京

留守

京當作都

以杜重威為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

揮使以侯益為河陽節度使

侯益與杜重威同討張從賓就命鎮河陽

帝以

滑州奏事皆馬萬為首擢萬為義成節度使

就以滑帥賞馬萬晉

漢之間有白再榮因亂而帥成德馬萬之類也

丙辰以盧順密為果州團練使

果州時屬蜀命盧順密遙領團練使

方太為趙州刺史既而知皆順密之

功也更以順密為昭義留後

更工衡翻時杜重威領昭義節以討張從賓故以盧

順密為留後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

六明鎮在胡梁渡北

光遠引之

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銳衆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

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

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渡河溺死

溺奴

狄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

符彥

饒張從賓等皆死馮暉孫銳又敗范延光之勢孤且屛矣

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

義有再造洛邑之功

事見二百五十七卷唐僖宗光啓三年

乞免其族乃

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曾孫也

李回唐武宗會昌中為相

詔東

都留守司百官悉赴行在

張從賓既平然後洛都留守司百官得赴行在自是遂定都

大梁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

博州范延光巡屬也

安州

威和指揮使王暉

五代會要唐有威和拱宸內直軍

聞

范延光作亂殺安遠節度使周瓌

瓌古回紇

自領軍府欲俟

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江奔吳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

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為唐州刺史 范

延光知事不濟歸罪于孫銳而族之

孫銳勸范延光反見上六年

遣

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 吳同平章事

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 山南東道節

度使安從進恐王暉奔吳遣行軍司馬張肅將兵會復

州兵於要路邀之

拙數尾翻邀其自復州而奔吳鄂州之路也

暉大掠安州

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

州將士之預于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

說武芮翻

既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于野

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

呼火故翻

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

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吳歷

陽公濛知吳將亡甲子殺守衛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

濛濛射殺之

濛被囚見二百七十九卷唐潞王清泰元年射而亦翻

以德勝節度

使周本吳之勲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

九域志和州西至廬州五

百二十里本聞濛至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

君來何為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

門闕則兩扉開門闕則兩

合扉使人執濛于外送江都徐誥遣使稱詔殺濛于采石

迎而殺之不使得至江都

追廢為悖逆庶人絕屬籍

絕楊氏屬籍悖蒲內翻又蒲沒

翻侍衛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誥歸罪于悰貶池

州悰祖宗翻

乙巳赦張從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

皆不問梁唐以來士民奉使及俘掠在契丹者悉遣使

贖還其家 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忠武

節度使王令謀

忠武軍許州時屬晉吳以王令謀遙領節鎮耳

老病無齒或勸

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

亟紀力翻

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復詣

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

宋齊丘以受禪之議不自已發而為周宗

等所先遂堅持異議欲以

九月癸丑令謀卒

王令謀所見誠不可

與王琨同日語也

甲寅以李金全為安遠節度使

為李金全外叛張本

婁繼英未及葬梁均王而誅死

婁繼英求葬梁均王見上五月

詔梁

故臣右衛上將軍安崇阮與王故妃郭氏葬之 丙寅

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于齊

楊行密據有江淮傳渥隆演至溥而亡璘離珍

翻璽斯氏綬音受

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

改元昇元國號唐

徐誥自以本李氏之子既舉大號欲纂唐緒故改國號為唐為復李姓張

本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

猶不敢忘徐溫而追尊之其後立李氏宗廟遂以徐

溫為義祖

乙酉遣右丞相玠

玠徐玠也

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

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立弘古讓皇宮室

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

乘繩證翻

丁亥立徐知證為江王徐知諤為饒王

知證知諤皆徐溫之子於誥為

弟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公唐

主宴羣臣于天泉閣

天泉閣蓋因晉宋時之天泉池故地起閣因以為名

李德誠

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

樂音洛

因出齊丘止德

誠勸進書

考異曰十國紀年云遺宗信書令宗信諷止德誠勸進而不云宗信何人今但云止德

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

丘頓首謝

子嵩宋齊丘字也通鑑梁太祖乾化二年書齊丘謁知誥署昇州推官至是年二十六年

今日三十年舊交蓋乾化二年署推官而謁知誥又在乾化二年之前也

已丑唐主表讓皇

改東都宮殿名皆取于仙經

唐都金陵以江都為東都

讓皇常服羽

衣習辟穀術辛卯吳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

為公而加官增邑

降王為公所以示易姓加官增邑所以慰其心珙居勇翻

丙申以

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

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謝

表而不改丁酉加宋齊丘大司徒齊丘雖為左丞相不

預政事心愠懟

愠於運翻懟直類翻

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

臣為布衣時陛下為刺史

唐主為昇州刺史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乾化二年

今日為天子可以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于他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

遠于願翻宋齊丘之

心迹至是畢露吾觀唐主之心豈特疎之而已蓋惡而欲遠之不能也

乙巳立王后宋氏

為皇后戊申以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為諸道副

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吳王 閩主命其弟

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于晉且請置邸于都下

閩與中國絕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三年

十一月乙卯唐吳王景通

更名璟

更工衡翻
璟俱永翻

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

呼公主則流涕而辭

漢之孝平后周之天元后與夫吳
楊璉之妃蓋異世而同轍也宋白

曰永興縣本漢鄂縣地
陳置永興縣唐屬鄂州

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為吉王

景達為壽陽公以景遂為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

司百官赴東都

南唐倣盛唐兩都之制建東西都
置留臺百司於江都帥讀曰率

戊

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

考異曰實錄天福二年十一月加元瓘副元帥國王

程遜等為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遜沒于海廢朝

贈官程遜傳云天福三年秋使吳越使回溺死元瓘傳
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王蓋二年冬制下遜等以三年

至杭州不知溺死在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吳越備史天福二年四月敕遣程遜等授王副元帥國王甲午王即位用建國之儀如同光故事是歲程遜還京溺于海按元瓘初立稱鏐遺命止用藩鎮禮明年明宗封吳王應順初閏帝封吳越王故以天福二年即王位而備史以為授元帥國王然後即位誤矣

安遠節度使李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為中門使軍府事

一以委之漢筠貪猾殘忍聚斂無厭

斂力贍翻厭於鹽翻

帝聞之

以廉吏賈仁沼代之

考異曰薛史仁沼作仁紹今從實錄

且召漢筠欲

授以他職庶保全功臣漢筠大懼始勸金全以異謀乙

亥金全表漢筠病未任行

任音壬

金全故人龐令圖屢諫

曰仁沼忠義之士以代漢筠所益多矣漢筠夜遣壯士踰垣滅令圖之族又毒仁沼舌爛而卒漢筠與推官張緯相結以諂惑金全金全愛之彌篤

李金全叛奔南唐之計自是定矣

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明德 詔加馬希

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是歲契丹

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

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為遼人用趙延壽以圖晉張本

三年春正月己酉日有食之 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

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

周本雖不能存吳然其過

李德誠遠矣

丙寅唐以待中吉王景遂參判尚書都省

蜀主以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張業為左僕射兼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武泰節度使王處回兼武信節

度使同平章事

黔邊於諸蠻遂蜀之內地也以此為進律

二月庚辰左散

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

駁北角翻

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

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

冤氣升聞

聞音問

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帝

樂聞讜言

樂音洛
讜音黨

詔百官各上封事命吏部尚書梁文

矩等十人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

月應詔者無十人乙未復降御札趣之

復扶又翻
趣讀曰促

三

月丁丑敕禁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

此謂後唐之世也若盛唐之
世天下銅冶九十有餘所

喪亂以來

喪息
浪翻

皆廢絕錢

日益耗民多銷錢為銅器故禁之中書舍人李詳上

疏以為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

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

藏典主帑
藏之吏藏

徂浪

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

被皮義翻

名器僭

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

朱記大將以上十人

節度州者節度使所治之州朱記大將者不給銅印給木朱記以為

印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餘但委本道

量遷職名而已

量音良

從之

夏四月甲申唐宋齊丘自

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唐主荅以省署未備 吳讓皇

固辭舊宮

以既讓位于唐不敢居江都宮

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

為言

亟去吏翻

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為丹楊宮以李

建勲為迎奉讓皇使 楊光遠自恃擁重兵

時范延光未平晉之

重兵皆在楊光遠之手

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屈意從之

為楊

光遠請易置執政張本

庚申以其子承祚為左威衛將軍尚帝女

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

冠古玩翻為楊光遠叛亂

張本 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輿為鎮海留後客

省使公孫圭為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為丹楊宮使徙讓

皇居丹楊宮

選用王輿等以防衛故吳王

宋齊丘復自陳為左右所

間

復扶又翻間古覓翻

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

舊臣不宜以小過弃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

命吳主璟持手詔召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于唐主

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

史言唐主斯言得君人之體

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陽者

以吳者楊氏國號而陽字與楊

字同音也

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

留守判官東都留守判官也

徐玠曰

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

逆取本之漢陸賈逆取順守之言

而諂邪

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河南

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丙戌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

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

唐堯土階三尺茅茨不剪

所

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

露臺事見漢文帝紀

况魏城未下

謂范

延光尚據魏州楊光遠攻之未下也

公私困窘

窘渠隕翻

誠非陛下修宮館之

日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上納其言仍賜詔褒之已

丑金部郎中張鑄奏竊見鄉村浮戶

浮戶謂未有土著定籍者言其蓬轉

萍流不常厥居若浮泛于水上然

非不勤稼穡非不樂安居

樂音洛

但以

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

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

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

從之 秋七月中書奏朝代雖殊

朝直
遙翻

條制無異請委

官取明宗及清泰時敕詳定可久行者編次之已酉詔

左諫議大夫薛融等詳定 辛酉敕作受命寶以受天

明命惟德允昌為文

以受命寶為潞王所焚故也時中
書門下奏准敕製皇帝受命寶今

按貞觀十六年太宗文皇帝刻之五璽白玉為螭頭其
文曰皇帝受命有德者昌勅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
文按唐六典受命寶天子
修封禪禮神祇則用之

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

后戊寅以馮道為太后冊禮使

考異曰周世宗實錄
馮道傳云虜遣使加徽

號于晉祖晉亦獻徽號于虜始命兵部尚書王權銜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八月戊寅道為契丹太后冊禮使十月戊寅北朝命使上帝徽號戊子王權以不受北使停任周世左僕射劉煦為契丹主冊禮使煦本作昀宗實錄誤也

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別

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三十萬乃講和元約歲輸之數吉

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于道遺唯季翻好呼到翻乃至

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

諸大臣皆有賂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

應天

太后即契丹主母述律氏應天之號蓋帝所上也

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

不遜語使者還以聞

還從宣翻

朝野咸以為恥而帝事之曾

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

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

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契丹既

得幽州命曰南京

天福元年契丹始得幽州

以唐降將趙思溫為留

守思溫子延照在晉帝以為祁州刺史

唐昭宗景福三年義武節度使

王處存奏以定州無極深澤二縣置祁州

思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

幽州內附帝不許

趙延照後遂入契丹為契丹用

契丹遣使詣唐宋

齊立勸唐主厚賄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間晉

間古莧翻宋齊丘之意以謂殺契丹使于晉境則契丹主必謂晉人殺之而誦讓晉此所以間之也

壬

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

降

馮暉自澶州入廣晉與范延光同反見上年六月

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已丑

以暉為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

厚賞馮暉欲以

攜范延光之黨楊光遠自去年六月攻范延光七月破馮暉等始進兵攻廣晉今歲餘矣而猶不下唐莊宗即

位改魏州為興唐府
帝革命改為廣晉

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

諭范延光

內職蓋
官者也

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

吾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

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

處讓復入諭之

處昌呂翻下
同復扶又翻

延光意乃決九月乙巳朔

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已酉延光遣牙

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晉延光帥其衆素服于牙

門使者宣詔釋之

帥讀
日率

朱憲汴州人也

契丹遣使如

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

趙延壽妻唐明宗女也延壽入

契丹其妻留洛今延壽在北用事故來取之長知兩翻

壬戌唐太府卿趙可封

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

庚午楊光遠表乞入朝命

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

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制令兼知天雄軍行府事延光既

降而光遠請入朝時劉處讓奉詔入魏諭降延光因使之權知軍府

已巳制以范延光為

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

賜鐵券者恕其死而明之以信誓

應廣晉城中

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

今日謂制書到魏州之日也

其張

從賓符彥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光

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

兵皆升為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

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奔

廣晉去年六月張從賓反踰月而敗范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登城拒

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

母射而翻延光既降帝以彥珣為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

殺母殺母惡逆不可赦律有十惡殺父母者惡逆思赦之所不原帝曰赦令

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臣光曰治國家者固不可無信

治直之翻

然彥珣之惡三

靈所不容

三靈謂天神地祇人鬼

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

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辛未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 冬十月戊寅契丹遣

使奉寶冊加帝尊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帝以大梁舟

車所會便于漕運丙辰建東京于汴州

自此歷漢周至宋皆都于汴梁

建東都于汴州以汴州為開封府開平三年割滑州之
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
許州之扶溝鄆陵陳州之太康九縣並隸開封府以同
光二年詔以陽武匡城扶溝考城四縣屬汴州餘還故

屬匡城即長垣天成年扶溝復隸許州至是詔汴州
宜升東京仍升開封浚儀兩縣為赤縣其餘為畿縣應
舊置開封府所管屬縣並依
舊割屬收管亦升為畿縣
復以汴州為開封府以東

都為西京以西都為晉昌軍節度

唐以長安為西都以洛陽為東都梁始都

汴以汴州為東京洛陽為西京而以長安為節鎮後唐
滅梁復唐兩都之舊而以汴州為節鎮晉今復于汴州
建東京開封府以洛陽之東都為
西京以長安之西都為晉昌軍
帝遣兵部尚書王權

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恥之

王權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莧

官至右司郎中起之先世播相唐文宗薛史王
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冊贈太尉
謂人曰

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

停官

初郭崇韜既死

郭崇韜死事見二百七十
四卷唐明宗天成元年

宰相

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

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街

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

數音所角翻
分音扶問翻

帝常依違維翰

獨以法裁折之

依違者謂若依若違無可
否一定之說折之舌翻

光遠對處讓

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

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

光遠既平范延光扶
功邀上以斥執政

帝

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

其樞密使

考異曰竇貞固少帝實錄及薛史劉處讓傳云楊光遠入朝遂于高祖前面言執政之

失乃罷維翰等樞密使以處讓為之楊光遠傳云范延光降光遠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領安陽光遠為西京留守今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十月壬辰維翰罷樞密使庚子光遠始入朝對于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為西京留守天福四年閏七月壬申維翰出為相州節度使蓋處讓光遠傳之誤晉少帝實錄及薛史桑維翰傳叙光遠鎮洛陽後疏維翰出相州是也

以處讓為樞密使

太常奏今建東京而宗廟社稷皆在西京請遷置大

梁敕旨且仍舊

戊戌大赦

楊延藝故將吳權自愛

州舉兵攻皎公羨于交州

延藝當作廷藝皎公羨殺楊廷藝見本卷之上 年劉昫曰

愛州東至小黃江口四
百六十里入交州界

羨遣使以賂求救于漢

以下文考之羨

上當有公字

漢主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萬王弘操為靜

海節度使徙封交王

言將以交州為弘操封略

將兵救公羨漢主自

將屯于海門為之聲援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益益曰

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

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

黠音下八翻鄉讀曰嚮

不聽命弘操帥戰

艦自白藤江趣交州

白藤江當在峯州界自此進至花步抵峯州帥讀曰率趣七喻翻

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于海口多植大杙銳

其首冒之以鐵

杙音與職
翻槩也

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

挑音

徙了
翻

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返

艦戶
點翻

漢兵大敗

士卒覆溺者大半弘操死漢主慟哭收餘衆而還

還從
宣翻

又如
字

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漢主弭兵息民至是以兵

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屍益倣之孫也

倣先悉薦翻蕭
相唐懿宗

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

治直
之翻楚

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為長夜之飲內外無

別別彼
列翻

有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

經死

史以婦人能守節書其事而失其姓氏而馬希範之淫暴不可掩矣

河決鄆州

鄆音

運

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

范延光降自魏徙鄆今自鄆州入朝

丙午以閩主昶為閩國王

書閩主者表其已竊大號書以為國王者晉命也

以

左散騎常侍盧損為冊禮使賜昶赭袍

赭袍天子所服賜之是許之竊

號也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為臨海郡王閩主聞之

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既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

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

也閩主怒黜為民 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

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

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于契丹養部曲

千餘人常蓄異志

楊光遠雖蓄異志而帝與契丹無間則無從而發也至出帝與契丹構隙

則引契丹為援而速禍矣

辛亥建鄴都于廣晉府

唐莊宗之初即位也建東京於魏州

以魏州為興唐府後改為鄴都明宗天成四年廢晉受命以魏州為廣晉府今復建鄴都

置彰德軍

於相州以澶衛隸之

彰德軍梁貞明間嘗置之矣張彥之變尋廢今復置之

置永

清軍于貝州以博冀隸之

分天雄之貝博成德之冀州為永清軍

澶州舊

治頓丘帝慮契丹為後世之患遣前淄州刺史汲人劉

繼勲徙澶州跨德勝津并頓丘徙焉

澶州本治頓丘縣今併州縣皆徙治

德勝按九域志之澶州距魏州一百三十里德勝之澶州晉人議者以為距魏州一百五十里有二十里之差蓋自澶州北城抵魏州止一百三十里若自南城渡河并浮梁計程則一百五十里也以河南尹

高行周為廣晉尹鄴都留守貝州防禦使王廷胤為彰

德節度使右神武統軍王周為永清節度使

始升貝州為永清軍

廷胤處存之孫

唐末王處存鎮易定

周鄴都人也

范延光屢請

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大梁每預宴會與

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

范延光帥天雄相州其巡屬也
掖漢縣唐帶萊州相息亮翻

戊午以景為耀州團練

使 癸亥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

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為文仍令鹽鐵頒下模範

鹽鐵者
鹽鐵使

司也下
戶嫁翻

惟禁私作銅器

五代會要時令三京鄴都諸道
州府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令

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為文左環讀之委鹽鐵鑄樣頒下

諸道每一錢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或慮諸色人接

便將鉛鐵鑄造雜亂銅錢仍令所屬依舊禁斷尚慮逐

處銅數不多宜令諸道應有久廢銅冶許百姓取便開

鍊永遠為主官司不取課利其有生熟銅仍許所在

中賣入官或任自鑄錢行用不得接便別鑄銅器

立左金吾衛上將軍重貴為鄭王充開封尹

通鑑封子姪為王多

書封亦或書立蓋因當時史官成文書之無義例也

癸亥敕先許公私鑄錢慮

銅難得聽輕重從便但勿令缺漏

許民私鑄已非可久之法況又聽其輕重

從便則民必鑄輕安有鑄重者乎惟患鑄之不輕薄耳輕薄之甚必至缺漏此錢安可久行邪

辛丑

吳讓皇卒

年三十八

考異曰薛史唐餘錄皆云溥禪位踰年以幽卒歐陽史但云卒九國志云溥

能委運授終不罹篡殺之禍深于機者也十國紀年曰辛丑唐人弒讓皇事不可明今但云卒

唐主廢

朝二十七日

唐主于舊君之卒依傍漢朝臣為君服以日易月之制為廢朝日數自古以來易姓

之君惟唐主于舊君若加厚者原心定罪是猶紵兄之臂而奪之食既奪其食矣乃引其臂而按摩之曰吾愛

吾兄也朝
直遙翻

追謚曰睿皇帝是歲唐主徙吳王璟為齊王

鳳翔節度使李從暉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既出郊作亂突門

剽掠于市

突城門而入剽掠也剽囚妙翻

從暉發帳下兵擊之亂

東走欲自訴于朝廷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于黃裳